

了不起的 败国者3

柯胜雨——著



张居正
和他的朋友们

介 高拱 张居正 李太后 万历 嘉靖 隆庆 李成梁 李如松 郭朴 海瑞 李春芳 陈以勤
杨博 葛守礼 高仪 胡应嘉 滕祥 欧阳一敬 陈联芳 汤显祖 齐康 谭纶 俞大猷 戚继光
石星 邹元标 朱宪煊 冯保 洪朝选 施笃臣 朱承宪 刘焘 赵贞吉 王崇古 张四维 林凤
吕调阳 王之诰 刘台 张学颜 傅应禎 申时行 王锡爵 沈鲤 武清伯 许国 张瀚 刘尧海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了不起的 败国者₃

柯胜雨 ——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败国者：张居正和他的朋友们.3 / 柯胜雨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 - 7 - 224 - 10806 - 4

I. ①了… II. ①柯…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8893 号

了不起的败国者 张居正和他的朋友们 3

作 者 柯胜雨

出版发行 陕西出传媒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18.75 印张 2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806 - 4

定 价 38.00 元

CONTENTS
目录

了不起的败国者3



第二十二章	冤家聚首	1
第二十三章	夺情战争	35
第二十四章	抗疏君子	71
第二十五章	衣锦还乡	112
第二十六章	安内攘外	154
第二十七章	祸福相依	203
第二十八章	长歌当泣	246



1. 武清府掉下个大宝

乾清宫里，焦虑万分的万历皇帝像一只烦躁的小猫。

“母后，难道真的要让外公和舅舅就这么受外人的欺负吗？皇室的威严何在啊？儿臣的颜面何存啊？”

“受外人的欺负？皇上，你这是什么意思？”李太后仿佛身子被烧红的钢针刺痛了一般，“皇上的意思是说张先生是外人？欺负武清伯和左都督？要知道，让张先生面斥武清伯和左都督正是本宫之意。当今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张先生那样热爱大明。武清伯和左都督纵容家奴，扰乱国法、动摇军心，如不加以惩戒，皇上又何以立威？又何以取信于民？张先生不畏权贵，行皇上所不能行之事，正是为了维护皇室的威严。如此舍身忘己，效忠于皇上，真乃大明的中流砥柱，皇上怎么可以说张先生是外人呢？”

万历皇帝只感到心里头一阵冷飕飕的，他从未见过李太后这么冰冷坚硬地训斥他。半是惶恐，半是不服：儿臣每每说出张居正的不是，母后总是千般万样地护着他，难道在母后心目中，儿臣还不如张居正重要吗？

万历皇帝垂着头，悻悻地低声应道：“母后别再说了，儿臣洞若烛明，决不会亏待张先生的！”

李太后似乎猜透了万历皇帝的心思，又说道：“新年之后，皇上就十五岁了。皇上也应该慢慢懂得治国之道，何以为轻，又何以为重？母后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皇上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然后在张居正的辅佐之下，成为一代圣君。十五岁这个年龄，就是民间普通的家庭，也可以娶媳妇了。母后准备跟陈太后给礼部传一道谕旨，为皇上选婚。皇上大婚之

后，就知道怎么维护皇室的威严了。”

一提起大婚，万历皇帝的脸上就一片潮红。这几天清晨醒转过来，被窝里头总是一团潮湿。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万历皇帝一见到宫女，心里头总是一阵发热。两只小眼睛早已经迷迷糊糊了，恨不得疾奔过去，搂住她的曼妙细腰，仔细摩挲摩挲。

李太后是过来人，透过万历皇帝见到宫女散发出炽烈之光的那双眼，岂能不懂得儿子躁动不安的青春之心？

恐怕又是个风流种子！一想起在裕王府初遇隆庆皇帝时的情形，李太后就暗自叹气。

万历五年正月十二日，两宫皇太后的选婚谕旨一下来，立即成了北京城内最热门的话题。哪家的闺秀能够进宫，甚至一跃成为后宫之主，那真是万人引颈、翘首以待的事。一些急于跻身权贵豪门之人，恨不得自己多生出几个杨玉环来。特别是那些官宦世家，要是府里女娃娃稍微有点儿姿色，就急不可耐地浓妆艳抹，巴巴劫劫地盼望着皇上选婚的日子。

皇城西侧离熙熙攘攘的闹市不远之处，矗立着一座宏伟富丽的府第，一道两丈高的围墙，红砖绿瓦，环抱着上百个密密实实排列着的楼房。雕梁画栋，堂皇壮观，显示出了府第主人的富庶和显贵腾达。正大门的两侧摆放着两只高大威猛的石狮雕像，张牙舞爪，两只眼睛恶狠狠地怒视着，令人不寒而栗。大门口顶头悬着一块精美的镶金红底匾额，上头书写着粗犷的“武清府”三个大字。周边挂着几个“李”字大红灯笼，远远望去，好像烈焰一般。这座豪宅的主人便是当今皇上的外公、慈圣皇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

自从选婚谕旨颁布下来，武清府第之前的大街简直就要被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访客踏陷了。整座武清府也是笼罩在喜庆之中，到处张灯结彩。李伟微眯着双眼，挺胸仰头，坐在虎皮座椅上，却仿佛是一只躲在暗中的老鼠，贪婪地看着客人们抬来的各色各样礼物。绫罗绸缎、金器银杯、古玩书画，每每看到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财物，李伟就像是憋闷在水中快要断气的人，猛然被拉到水面来，清新的空气如醍醐般直灌入裂开的大脑之中。回想一下过去当过低贱的泥瓦匠，四处打工糊口，遭人白眼，有时为了充饥甚至还要乞讨食物，李伟就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怒火中烧，

恨不得捧起眼前那堆琳琅满目的珠宝，把那些曾经对自己抛过冷眼的愚昧之人砸得血肉模糊。

一整天尽是见到金光灿烂刺眼的财宝，李伟真的是视觉疲劳。此时此刻正闭目小憩，可是一合上双眼，无数颗光芒璀璨的珠宝还是在眼前不断地浮游着。

“父亲，外头有个姓郑的大兴人求见！”李文贵突然间走进来，打散了那些飞来飞去的珠宝幻象，让沉溺于斯的李伟大为扫兴。

“这姓郑的官居何职呢？”李伟睥睨着儿子，问道。

“一介草民！”

“把他轰走！一个布衣百姓来这里做什么？”李伟忍不住发脾气了。

李文贵毕恭毕敬地低声说道：“此人轰不得，他有一项宝物请父亲大人鉴赏！”

一听到宝物，李伟的双眼立即雪亮起来。

李文贵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一个锦缎包裹，展开一看，李伟只觉得眼前直冒金星，心口都要跳出嗓子。原来锦缎包裹里头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瓷壶，虽只有一个巴掌大，不到五寸高，却是做工精巧，犹如珍珠般的光泽简直就要摄取人的魂魄。瓷壶外侧盘旋着九只小拇指大的飞龙，形态各异，或腾空，或俯冲，或遨游，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再细看酒壶色泽，类银、类霜，这正是唐代大邑烧制的白瓷。这个九龙酒壶是唐玄宗赏赐给大诗人李太白的饮酒之器，世间仅此一件。一百五十多年前，靖难之役时，明成祖在金陵皇宫里大摆庆功宴会，就高举此壶为浴血奋战的各路将领斟酒庆祝。

李伟自从腾达之后，尽管搜刮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但是没有一件的价值能够抵得上这个九龙壶的十分之一。李伟只看得头脑昏傻，恍恍惚惚的许久才醒悟过来，接着一阵劈头大骂：“臭小子，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请郑先生进府？”

只片刻，李文贵就带来了一个身着蓝衫之人。此人年约四十岁，身形高大，一双手看起来遒劲有力，只不过脸色暗淡，双目忧郁，仿佛经历过一场大悲大痛。一见到李伟，就赶紧施礼：“小民郑三叩见武清伯老爷！”

“不敢当不敢当，郑先生快快坐下说话！”李伟满脸堆笑，异常热情，

转过脸大声唤道：“来呀，献上热茶！”

热气腾腾的香茶捧上之后，李伟凑近郑三，“先生今日来此，只是为了给老夫鉴赏一下宝物吗？”

郑三面不改色：“小的今天是特地献宝而来的，望武清伯大老爷赏个脸笑纳。”

只要一个点头的轻微动作，那只诗仙李白喝过酒的九龙壶即刻便成为武清府的镇宅之宝。但是现在的李伟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屡遭人白眼、低贱的泥瓦匠。李伟直勾勾地盯着那只九龙壶大半晌，再瞄了郑三一眼，故作镇静，缓缓说道：“此九龙壶乃是皇室秘宝，其价倾城。先生从何得来？今日前来，又有何所求？如实坦白吧——”

郑三拱手道：“武清伯好眼力，小的不胜敬佩！明人不说暗话，小的今日所来，有求于武清伯老爷。”

既已言明来意，李伟倒是心中释然，紧盯着郑三，嘿嘿一笑：“先生真是爽快之人！既有事，何不实言？”

郑三嘴唇轻微蠕动，欲说还罢，似乎有些顾虑。

在旁的李文贵有点儿不耐烦了：“郑先生有话直说吧！”

郑三起身站立，拱手对李伟道：“小的育有一女郑春娥，年方十二岁，尚有点儿姿色。此番皇上选秀，小的斗胆恳请武清伯老爷将小女列入秀女名单。若能送进宫去，服侍皇上，小民此生此世，没齿难忘！”

郑三所求之事，李伟早已猜出八九分。因为自从皇上选婚敕令颁布之后，光临武清府的人就如织布机上的梭子般的穿梭热络。不光有朝中的达官贵人，还有京城内的大商富贾，甚至连街市的小贩也来凑热闹。只要家中有个娇丽的女儿，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腾达机遇。

李文贵逼问道：“那九龙壶从何而来？怎么不回答老爷刚才的问话？”

郑三赶紧答说：“回老爷，小的认识荆州辽王府的一个家人。前年辽王被抄之时，那人从辽王府私自偷窃，潜逃出来。又怕官府追查赃物，故而以高价转售给小的。小的心想如此奇珍异宝，怎可流落到民间？所以借花献佛，拿来孝敬武清伯老爷。”

李伟点点头，当年辽王朱宪炜一案闹得北京满城风雨，人情汹汹。李伟早已闻得辽王府里藏有珍宝无数，什么先秦金石铜器，唐宋书画，无奇

不有，由是暗自垂涎。现在见到眼前的九龙酒壶，更知传闻果然不假，李伟恨不得化为一个遁形人，飞到荆州去，潜入辽王府内探个究竟。

郑三似乎猜透了李伟的心思，又说：“实不瞒武清伯老爷，朱宪炜在辽王府被查禁之前就先行将府内最为珍贵的宝物转移他处，埋藏在一个隐秘之所。如今世上知道这个秘密的也只有小的认识的那个人了。”

诱惑，这是个赤裸裸的诱惑！李伟忽地脸色变得通红，胸口怦怦地乱跳。李文贵的脸也涨得发紫，喝道：“大胆郑三，竟敢戏耍老爷子！”

郑三慌忙跪下磕头：“小的怎敢冒犯武清伯老爷？如有半句假话，定叫天上响雷将小的劈成两半！”

李伟却是和颜悦色，说道：“春闱之后就要张罗皇上的婚事了，本老爷盼望在选妃之前能先见令爱一眼，再做定夺。到时也顺便把那个辽王府的人带进来让老夫瞧瞧吧！”

2. 如意算盘并不好打

二月初七，乾清宫内，万历皇帝下诏任命大学士张四维、少詹事申时行为春闱会试主考官。

少年皇帝英俊挺拔，目光如同两把利刃，盯得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人低头不敢平视。

万历皇帝呵呵笑道：“朕真的这么可怕吗？”

张四维恭敬回答：“皇上站立于微臣面前，犹如高山俯瞰小草，令臣等汗颜战栗。”

万历皇帝惊讶地问道：“是吗？有这回事吗？可是每次张居正走到朕的面前，朕就仿佛透不过气来。”

清瘦干练的申时行闻得万历皇帝此语，不由紧皱眉头，细细思索着其中的深意。

张四维大大咧咧地说道：“皇上即位五载以来，虚心纳谏，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丝毫不敢懈怠。就是千古圣君唐太宗也不过如此，此乃大明之幸，天下苍生之福也！”

万历皇帝骂道：“你这个专给朕戴高帽子的马屁精！朕仅仅年过十五岁，焉能跟唐太宗相提并论？”说得张四维脸上一片红一片紫，暗自咬紧牙关再也不敢乱语了。

但张四维的这句话确实说到了小皇帝的心坎上，万历皇帝的脸上不禁露出几丝沾沾自喜之色。

“当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列队从端门鱼贯而出，不由得心花怒放，长叹一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今春科试，是朕即位以来第二次科考。甲戌科所拔的孙继皋、余孟麟等人，俱是大明的英才，朕不胜欢喜。朕盼望啊，尔等两位爱卿，火眼金睛，把大明的英雄一个不剩地收罗起来。”

张四维、申时行朗声应道：“万岁爷奋发之心令臣等佩服得五体投地，臣等必不会辜负万岁爷的期待。”

万历皇帝叹气道：“可惜张先生因为避嫌无法领衔选拔科考，不然他目光如炬，洞若观火，必能如朕所愿。”还没待张、申二人接话，皇帝又问：“张先生的二公子张嗣修才学如何？”

张四维道：“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太岳先生诸子之中，就数二公子嗣修最为颖异，深得家传。太岳先生亦是引以自傲，称之为千里驹。去年秋天乡试之时便脱颖而出，荆州学子惊为天人。今春闱试，张嗣修必定高中。”

小皇帝大喜：“噢，如此甚好！尔等可要凭才选拔，不可辱没了张先生！朕还真是羡慕那些举人们，很想跟他们同场比试比试！两位爱卿猜猜，朕能否取得状元？”

申时行连忙说道：“万岁爷可是真龙下凡，怎么可以与泥鳅同混于淖沼之中？”

皇帝似乎有点儿泄气，嘟哝道：“这句话张居正也说过，连这么热闹

的大场面都无法参加，朕还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一个。”

此时的宣武门外张居正府第内，人头攒动，长子敬修、二子嗣修、三子懋修、四子简修，还有异母弟张居谦，表情肃穆地环立在张居正跟前。

张居正狠狠地瞄了一下张敬修，张敬修慌忙低下头，倒退了一两步。

“万历二年甲戌科，让为父的痛心疾首。当朝大学士、内阁首辅的大儿子竟然连上榜的机会都没有，这叫为父的如何在朝官面前抬起头来。”

一听到父亲的斥责，张敬修立刻蠕动着嘴唇，挤弄着眉眼，但就是无法挤出一两滴眼泪来。

“父……父亲大人！”张敬修磕磕巴巴了，“今年先让二弟大显身手，孩儿这就回去日夜苦读，后年再来京城应试，决不会丢张家的脸。”

张居正板起脸：“凭你这颗破脑袋，后年还想卷土重来？不要回江陵了，就待在京城，老父给你找个事儿做做。至于懋修，此番前来算是临摹观战，瞧瞧嗣修是怎么名动天下的。后年贡院考场，就是你扬名立威的战场。”

张懋修的双眼活像池塘里乱跳的鲤鱼，扑闪扑闪的：“懋修预祝二哥金榜题名，最好是抱个状元大金蛋回家，那爹爹才高兴哩！”

张嗣修笑嘻嘻地回敬道：“我若考取状元，三弟就出不了风头了。”

看到嗣修、懋修两人满脸兴奋的样子，张敬修的眼神更加黯淡了。但又转念到如今父亲的权势蒸蒸日上，在朝廷上随便给自己找一份事儿做做，那简直比吃饭喝水还容易。于是心下放松，陪着嗣修、懋修两人“嘿嘿”地笑了几声。

张居正又问张居谦：“他们两人今天都会来吧？这场春闱，第一甲头三名，就应该是嗣修他们三人包揽下来了。”

张居谦满脸羡慕，随即又忧心起来：“回哥哥的话，沈懋学爽快地应约了，今日必来造访。汤显祖则明言拒绝，此人恃才傲物，小弟也无能为力啊！”

张居正叹口气，正欲说话，游七在外头大声嚷道：“爷，一位自称是宣城沈懋学的书生求见！”

张居正大喜：“快快让他进来吧！”

不多时游七带进一个俊秀读书人，身体修长，眼神锐利，步伐稳健，

此人便是安徽宣城的第一才子沈懋学。

“学生拜见张相爷！”沈懋学彬彬有礼地猫腰作揖。

张居正细细端详，沈懋学方脸高鼻，一双眼睛眨也不眨，显露出几分刚毅有神。张居正越看越喜欢，心下暗暗赞叹，张某见过数不清的后生晚辈，还未见过如此俊雅之人。必定是英才一个，前途不可估量啊。

张居正有心笼络他，笑容可掬，拱手恭迎：“沈先生光临敝府，本大学士何幸之有！”

一句话听得游七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平日里见了吕调阳和张四维两位阁臣，张居正也只是双眼朝天，略微颌首，哼哼几声。而见了六部尚书，无论他们如何施礼，张居正也只是径直走过去。要是普通的朝官，张居正更是视若无物。

可现在见了一个嘴上没毛的后生，张居正竟然如此低声谦卑，游七就是想坏了脑子，也弄不清其中的缘由，于是惊奇地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青衫布衣的年轻秀才。

沈懋学也是被张居正的谦态唬得六魂无主，慌忙之中就要下跪，张嗣修一把揽住：“沈兄何必如此多礼？家父一向喜欢才华出众之士，常常告诫我等兄弟，后生可畏，为父的虽荣耀一时，但也只是一时的璀璨。唯有那些如浪潮般涌动的后起之秀，才能够永恒地在夜空中闪耀着。沈兄名闻天下，谁人不知？家父平日里也是念念不忘沈兄，三番五次要小弟虚心求教，以兄长之礼相待。”

沈懋学失声叫道：“沈某乃是宣城一个穷酸秀才，有何德何能承受得了张相爷的大礼？实在折杀沈某了！”话没说完，跪下笃地磕了一个响头。

张居正笑呵呵地道：“沈贤侄记住了，往后张府便是你的家，任你往来出入！”

沈懋学素来仰慕张居正，闻到此语，感动得涕泪齐下，只听见笃笃两声巨响，几乎就要把地板砖磕破了，这才起身踉跄地垂手侍立着。

“张相爷待沈某恩德如山，沈某感激不尽。沈某早就视敬修、嗣修、懋修诸位仁兄为异姓手足。”

“这个本大学士知道的，嗣修频频来书信说与沈贤侄出则同车，入则同食。嗣修年少，学业未成，还有待沈贤侄悉心辅导。”张居正说着转眼

顾盼张嗣修，充满了无限的期许。紧接着又感叹道：“可惜临川名士汤显祖恃才傲物，本大学士深为遗憾。”眼里又透漏出一丝幽幽的怨恨之气，让沈懋学打了一个寒战。

汤显祖是沈懋学的同窗好友，少有显名。十二岁即可赋诗作词，十四岁补县诸生，二十一岁江西乡试，中得第八名。万历四年也就是去年三月，汤显祖踏上了赶赴南京国子监游学之途，路经宣城，寄寓在沈懋学的家中。两人多年不见，此番一见便彻夜畅谈，饮酒赋诗，高声引吭，其乐无比。忽地有一天，宣城知县姜奇方盛情相邀，说是有一位湖广来的贵客，闻得沈懋学、汤显祖大名，要与两人喝个酒聚聚会。

喝酒就喝酒，沈懋学慨然应约，汤显祖却犹豫不决了。

“汤兄，又不是拉着你去砍头，怕个啥？”沈懋学拽扯着汤显祖的衣裳往外走。

“汤某啥也不怕！当今官场腐败，就是怕逼着咱干出不明不白之事。”

“人家大老远而来，总不能让他扫兴而归。再说就喝几杯酒而已，怎么谈得上不明不白之事？”

于是两人去了姜奇方府里，见了那位远方的客人。也是一位年轻的后学，三人意气相投，一拍即合，酒席之上谈笑结缘。欢笑声跟着觥筹之音，无比融洽地交错在一块儿。

姜奇方热乎乎地介绍说，那人就是当朝大学士张居正之弟张居谦，应其兄的要求，广邀天下名士，前往荆州江陵张府，跟几个儿子伴读。

沈懋学锐意进取，深知宦途之中，险隘悬崖随处可见。而那些朝中权贵，就是你斩关夺隘的护身符。当即搁杯应允：“张相爷盛情难却，沈某求之不得。”

眼见汤显祖默然不语，急得沈懋学、张居谦和姜奇方心头如火烧。姜奇方捅了捅他，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张相爷现在可是国家的执政者。本县爷曾经就是张府的塾师，张相爷待人待物，那可不是一般的优渥。几个儿子又是聪明颖异，仁爱知礼，丝毫看不出官二代的嚣张架子。

汤显祖却只顾喝酒，许久才吐出一言：“汤某正要去南京国子监游学，恐怕无法应邀。”

张居谦急燎燎地问道：“那游学之后呢？哪怕是去一个月也好，一天

也好啊！”

汤显祖不冷不热地答道：“怨汤某不能从命！”干干脆脆几个字，说得在座之人口呆目瞪，沈懋学差点儿把酒杯子都摔破了。

回想到这里，沈懋学又看看张居正那双深邃不可测的眼睛，背上不禁汗涔涔的。

“再过五六天，就要会试了。裱褙胡同人多嘈杂，喧闹不堪。沈兄还是搬进张府来住吧！”张嗣修甚是诚恳。

“岱輿兄美意小弟心领了，小弟在裱褙胡同的客栈住惯了，换个地方怕小弟一时难以适应。岱輿兄高中之后，小弟定来陪同岱輿兄逛遍整座北京城！”

送走沈懋学之后，张居正是满脸的冰冷之气，张嗣修劝道：“爹爹别在意，读书人就是那种盛气，孩儿也是一样！沈懋学可不比汤显祖，倒是很讲义气的！”

张居正一屁股僵硬地坐在椅子上：“临川人都是长着一颗花岗岩的脑袋！北宋出了个拗相公王安石，现在又碰到一个奇里古怪的汤显祖！”

张居谦说道：“汤显祖此人，不识抬举，愚不可及！”

张居正冷冷道：“就是长着金刚一般僵硬的脑袋瓜，也会有磕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张嗣修道：“爹爹莫要烦恼，待孩儿与小叔子会试之后，再做理会。”

张居正睨了一眼张居谦：“你这回进京也是来参加会试的？”

“是啊，是父亲让小弟来赶考的！”

原来这个张居谦是张文明发达之后再娶的妾房之子，拗不过小妾的浪声细语，思量着张居正显赫一时，绝不会让张家的人丢脸，索性叫张居谦陪着张嗣修一同进京应试，说不定还真能够捞个一官半职。

张居正满腹不高兴，凭你这点半桶水的学识也敢来京城凑热闹？张敬修前年名落孙山，已经让我颜面扫地，你去应试，岂不是要我天天戴着假面具去上朝？

于是张居正扬眉横脸：“父亲身子不太好，居谦马上给我回江陵吧！都是张家的骨肉，我慢慢的想个法子，断断不会亏待你的！”

“什么？”张居谦憋屈着就要哭出声来，他好想金榜题名之后身披红

绶带，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迈入江陵城门。如今一切的美好愿望都像一个大泡泡被张居正无情的话语戳得无影无踪。

“怎么啦？不愿意回江陵？我且问你，四书五经都背熟了吗？别以为乡试能够中举就得意扬扬，那还不是房考官看在为兄的薄面之上？”张居正的这一番话如同用力一推，把张居谦从悬崖上推落下来，摔得浑身疼痛。

“哥——”张居谦这回真的掉下几颗泪珠子，“哥哥保重，也顺祝嗣修侄儿高中状元！”说着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拂起袖子一抹，掠过行李，头也不回地出了张府大门。

3. 屋檐下皇帝也低头

随着会试日期一天天逼近，张居正的心也一天天提到嗓子眼儿。整整三十年前，嘉靖二十六年，自己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犹如一轮辉映天宇的旭日，毫不吝惜地喷薄着万丈光芒。而几天之后，张嗣修能否重演自己的辉煌，续写江陵张家的传奇呢？

此时的张居正显得异常自信，他坚信张嗣修这匹“千里驹”一定可以跑得更远、更快，甚至像一只“扑腾扑腾”地拍打着巨大翅膀的鲲鹏鸟，一飞冲天。

张嗣修也显得意气风发，生机勃勃，一如三十年前的张居正。

“爹爹，孩儿这回如不上榜，这辈子决不回到江陵老家！”张嗣修信誓旦旦地说。

“呵！”张居正淡然一笑，好像是江陵老宅后院的那棵参天大树被轻风拂过，丝丝地微微作响，“嗣修要是不金榜题名，为父的这个内阁首辅

就不做了。心甘情愿陪着你踏遍天涯海角，寻找一个世外高人，去解开为父心中的一个疑惑。”

张嗣修奇怪了：“似父亲这等身负绝学的盖世奇才也会有疑惑？”

张居正放纵地大笑起来：“虎父无犬子，这条颠扑不破的千古真理为什么在张某身上就不灵了？”

张嗣修果断地抱起双手：“爹爹放心，孩儿绝不会让这条真理失灵的！”

数日之后，皇城东头的贡院如决堤的河岸，蜂拥而出的举人们泄洪似的泛滥到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场会试对那些如痴如梦于官场上纸醉金迷的举人们，就是一场彻底改变自己人生，乃至至于振兴家族命运的大决战。

自元朝末年先祖张关保从凤阳远徙到江陵，到了张居正这一代，张氏一族算是爬到了高山的最顶峰，而后继者能否依然屹立不倒，已成了张居正最为魂牵梦萦的事。两年前的甲戌科会试，长子张敬修落败而回，成了张居正心底最大的隐痛。

一定要把嗣修推上峰峦之巅，就是填上我的身躯也在所不惜！张居正紧握双拳，内心吼叫着。

尽管丰乳美臀的莞儿施展浑身解数，依然无法让张居正心平气和地睡个安稳觉。次日凌晨，一轮残月半明半灭地镶在天边。张居正两眼昏花，神志还未清醒，便迫不及待地唤来游七。

游七昨晚整夜守在阅卷房门外，几乎不眠，连盹儿也没打几个。阅卷房内也是灯火通明，二更时分，主考官张四维传出消息：三百零一位上榜的贡士中，张嗣修位列第二甲第二名。

听了游七的报告，张居正闭上眼睛，如一朵花蔫了，神态疲倦地倚靠在虎皮椅子上，莞儿慌忙走过来轻轻地搓揉着张居正的大腿。

“大人哪里又不舒服了？”

张居正微启双眼，只看见房梁上一只小蜘蛛吊下来，拉着长长的丝线。

张居正假装漫不经心地问游七：“会试阅卷第一甲第一名是何人？”

“回爷的话，是一个叫宋希尧的贡士！”